

·心语·

夜 跑

□萧 丹

“您已经跑步3公里,距离完成目标还剩2公里,加油哟!”

季节交替,风急雨骤,空气中的湿和冷盛不下了,溢出来,润湿一切表面,让沿着贡湖大道夜跑的你,感觉有台加湿器在面前工作。右转至和畅路,穿过清舒道,路两侧的树干中间都缠绕着银白色的灯带,右手边十几亩的地块上,正在通往达旦地建设基金小镇,三五栋独立北欧乡村别墅风格的小楼,从屋顶到外墙壁,都被挂着弯弯绕绕的流苏灯饰,星白闪烁、橙红交替,火树银花不夜天。你已进入尚贤河湿地公园的怀抱,这里林木葱郁,草坪紧致,湖洼遍布,是这座城市的美人腰窝。你的后背开始温润麻痒,似有蚂蚁在肩胛处经过,又往额头和头顶心爬去。张口吞下一小口凉空气,像含了一口薄荷糖,禁不住刺激咳嗽起来。你没停下脚步,整个人被碎步慢跑的节奏自动地带着朝前移动。高杆双臂路灯从梓木、枫树、杨树的枝丫中探出,在脚下砂色路面晕染出一片棕黄色块,梧桐树叶和风摇曳,落下好看的叠影。

这座城市的四季开始配合这座城市的节奏,变化得越来越快,一时阴、一阵风、一场雨,气温就甩开了日历大幅跃进,春和夏之间没有渐变,秋和冬失去差别。这变化来得迅疾,半夜略感不适,醒来就变天。没有谁能反对这样的非此即彼,只能学会适应。

你顺着脚下的慢跑道,过了裕后桥,新金匮路中间的隔离带中冬

青和八角金盘密不透光,其中有一段还飘着成片很高的芦花,灰绒绒的,像云朵一般,遮住了对面。几分钟过后,灌木丛退后,左手边现出一片晶莹剔透的水面,那是人工挖建的尚贤湖,湖面平滑宽阔,目测有几个足球场的大小,湖面如一片玻璃,将顶上的幽暗夜空、四周高低起伏的楼宇以及建筑高层闪亮的霓虹,都倒映其中,又反射到路过的眼睛里。湖畔四周,一层套着一层,几个环形,由内往外,从人工到自然,布置着漫步道、路灯、篱笆带和一排排涂抹着白石灰的香樟、枫树、白杨;休闲广场、停车场、充电桩又间隔着分布其中。视线上扬,湖边市民中心的高楼上,白着灯的窗,贡湖大道由南往北方向,平行排列高层住宅,每一层都围着一圈光条,一杆杆路灯如燃亮着的火柴杆,均匀插入路面。这些流光溢彩,以湖面为界,在眼前对折起来,一明两暗:一半空中,一半影里。水面粼粼波光,地表雾气涌动,数不尽的一点一点,像在镜子面前端着无数盏的灯,引来一帘幽梦。你停下来,时空安静得如声音消失一般,周边虽没有山,却也像是层峦叠嶂。你想到许多人的命运,连自己在内的,有种郁郁苍苍之感包围着你,你立定不动好一会,差点忘记要继续迈开脚步。

再次听到提示运动节奏的通知时,你已经沿新金匮路右拐,进入金融街的区域了。顺着路灯,水墨色的身影不断地从身后赶来,由小变大,由矮变高,从背后超到面前,转

瞬间又消散在前一轮的光圈里,一路循环反复,直至你停下准备穿越路口。路口霓虹明亮,车流不断,雪亮的车灯照到眼睛里,白花花影子满世界跳舞,飞到天上。你从一帘幽梦回到了浮华人间。一条方庙路,由南往北穿过金融街区,路两侧分别对称着四栋超过20层的主楼,它们统一身高,统一身材,统一制服。这里平行间隔的支路都横平竖直,指示牌上的名字都带着数字,金融一街、二街、三街;金融一支路、二支路、三支路,清晰明了,冷静准确。每座有些腔调的城市,都要有一处名字中含有金融两字的区域,就像再早些年,每座城市里,要有一条步行街、一个大学城、一处专业批发市场、一座市民中心和紧挨着的行政服务中心,要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处理专业的事情,就像每套住宅里要安排客厅、书房、卧室和卫生间。这些某某银行、财富中心、未来中心、国际城、置业大厦的建筑物,笔直光洁,如一个个长条玩具积木。它们不像是从地基层一层层建到顶部,更像是被大手一捏,直接从某处挪来,从天而降,如棋子落定棋盘,各归其位,坚若磐石。此时那些幽暗的玻璃窗户在莹莹发亮,明黄色的光条从楼的底部一次次地飞升到顶端,在那里潮涌奔流。大楼最外层的幕墙,被艳红的图影光斑泼洒挥毫。那些泼洒出去的红,让你想到小时候在寒夜里,把那些火红的炭戳碎,可以有非常温暖的一刹那;炭层发出很大的热气,星星红火,跳出灰堆,像一场微型烟

火。骤然看到最远处一座高楼边缘处附着一轮玉盘,还以为明月当空了,定睛一看,是宁波银行的橙色球形logo。你看了下时间,犹豫着是否该返回了。

手机屏幕显示21点58分的时候,银行信贷部的晓莉关上电脑,准备回家。身着海蓝暗金细纹套裙的娇小身影立在21楼巨大的落地窗边,此刻这栋楼里只有这一层还是灯火通明的。她居高临下,像一只小鸟在极目远眺。再看一眼欣赏了无数遍的阑珊夜色,已经成为了下班前的一种无意识的习惯。她看到了一个夜跑者的身影停在大楼前的十字路口。天气暖和的时候,常见附近公园的跑者转到这里来。天气一冷,他们就像候鸟一样消失不见。眼前那个跑者的瘦长身形,让她想起了某人,也有夜跑习惯,喜欢在夜深人少时沿着马路操场跑道小奔,喜欢在额头上箍一圈荧光止汗圈,模仿悟空的紧箍,喜欢跑着跑着,突然停折回来,不顾陪伴者的挣扎厌恶,狠狠地拥抱旋转,让人感受他新鲜蒸腾的体温和汗味。

夜跑者很快消失,寂寞重新覆盖一切。突然间,她怀疑自己产生错觉了。白天要等很久的电梯瞬间就打开,好像它一直等在这里似的。门很快合上,她揉了揉眼睛,用肘部按下负二层,回忆里的图像经电梯门切断,变成一整块银灰色。

“他现在还会跑步吗?”

他觉得他应该不会了,这么多年,应该早就放弃了,就像自己曾经放弃的许多东西一样。

·琐记·

田埂旁的马兰

□木 杉

又到了马兰上市的季节。近来去朝阳农贸市场买菜,好多摊位有马兰出售,碧绿生青的样子吸引着市民去挑选和尝新。看着那一筐筐鲜嫩的马兰,一段难忘的回忆又浮现在我眼前。

马兰又被称为马兰头、马兰花,嫩的时候可以当蔬菜食用,还具有清热解毒、消炎明目的功效。由于它对生长的土壤土质要求不高,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,而且根系非常发达,少许马兰根一年下来可以长成一片马兰,所以,在江南农村的田间地头非常多见,它开出一朵朵小白花为单调的农田增添了色彩。马兰的繁殖分种子繁殖和分株繁殖两种,生长环境也有两种,一是在田间地头自然环境中生长,二是在蔬菜大棚人工环境中生长。现在菜市场出售的马兰大多是蔬菜大棚中生长出来的,特点是生长快、产量高,可以多次采摘,由于比较嫩,口感也比较好;而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马兰,长得比较慢,产量也比较少,一般一年只能采摘一次,但因为“野生”,吃起来有嚼劲,有一股野菜特有的香气。菜市场内,很多人喜欢去农民自产自销区买野生马兰,就是奔着那口“野味”去的。

1972年,我初中毕业后在当时为无锡县长安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里务农。在那个年代,生产队主要是在一熟小麦、两熟水稻上来回奔波,农民一年忙到头也只够解决温饱。如果想搞点副业生产增加一些收入,必须事

先向大队提出申请等公社批准后才能实施。有一年,队长好不容易得到了公社的批准,弄到了可以种植5亩地西瓜的指标。社员们都高兴极了,有的去采购瓜苗,有的去选择瓜地,有的去准备基肥……在队长的指挥下大家各负其责,憋着一股劲要把西瓜种出名堂来。等到麦子收割以后,社员们顺利把瓜秧种到了地里。20多天后,瓜秧长成为瓜藤并开出了一朵朵嫩黄的花儿,随后又孕育出一个个小小的瓜胚,等到它长到饭碗那么大,队长怕我稚嫩的肩膀扛不了繁重的农活,便派我去瓜田看瓜。彼时,西瓜的长势一天一个样,需要有人去呵护、管理,并要提防别有用心的人的“惦记”。我愉快地接受了看瓜任务。

之后,我一天24小时坚守在瓜田,尽心尽责为生产队的5亩西瓜地“看家护院”。一天午后,突然乌云密布,雷声大作,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。我无意中看到豆大的雨珠不停地砸向田埂,泥水向田间流去,而田埂两旁的马兰依然昂首挺立,尽力护卫着田埂。虽然它们被暴雨击打得露出了嫩白的根系,但就像生产队的社员们一样,肩并着肩、手拉着手,不畏强暴,与狂风暴雨作顽强的拼搏。40多分钟以后,风止雨歇,晚霞在西边的天空显现。经过暴风雨的洗礼,一些杂草低下了头,只有马兰没一会就又挺起了胸膛,一朵朵马兰花迎着晚霞微笑着,仿佛在用行动告诉人们:“护卫田埂是我的职责,这份初心永不变!”

·生活秀·

天井里的鸟窝

□周 信

清明隔夜是民间传统汤日,据说大鬼小鬼都被阎王关起来不许外出闯祸,所以人间比较太平,可以做一些诸如伐木倒树之类的事情。

去年浪荡日,我一早起来在天井里修剪树杈,为了让阳光多洒一点进来。修着修着,居然在天竺丛中发现一个鸟窝,令我惊诧不已。这棵天竺长在天井围墙东南一个不起眼的犄角旮旯里,是20多年前父亲从宜兴山里挖来种下的,当时只是矮矮的一蓬,新生的模样。随着时间流逝,小树苗渐渐长得比人都高了,茂茂密密地伸向围墙内,形成一个现成遮阳避雨的“廊坊”,而今又成了小鸟安家的地方。

记得前年这个时候,一只小白头翁在它爸爸妈妈带领下学习飞翔,误入我家天井树丛,小鸟飞不出去了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白头翁爸爸妈妈守在围墙上,叽叽喳喳回应着,大概在对它说你不要害怕,爸爸妈妈在你身边,然后不时衔食物来喂它。我没有惊扰它们,任由小鸟在天竺丛中躲藏着。鸟儿也是通人性的,大概看我比较和善,便很大胆地飞来飞去,估计后来索性就在那里筑巢了吧。

几年前,我家天井里种有一棵柿子树,最多的时候结果160多只。柿子性寒,不宜多吃,送了人也没送掉多少,大多留在枝头,权作过冬的食物专门喂鸟了,白头翁就很喜欢吃。后来柿子树长得又高又大,把小小的天井撑得满满的,我就把它移植去了鹅湖玫瑰园,让它到更大更适合自己的地方去生长。

由于长期和鸟类和平共处,在我家天井里飞进飞出的鸟并不怕人。除了花草,天井里有各种食物,比如蜗牛、蚯蚓、飞虫

等,都是鸟类十分喜欢的,有时候我还喂一些吃剩的米粒,所以飞来觅食的鸟儿比较多。

清晨,当我从梦中醒来的时候,最先入耳的就是鸟儿鸣叫声,似乎在催我起床呢。我打开二门,来到天井里,深深地呼吸晨曦里清新的空气。有时候,我索性打开大门,出外看看东面的天色如何。当看到东方透着斑斓色彩时,我就会拿起照相机毫不犹豫地骑上自行车直奔鹅湖,去拍摄日出的美好景象,这无疑要归功于鸟儿的“叫早”。久而久之,我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——只要有美美的晨曦,基本就会赶去鹅湖拍摄,顺带早锻炼一会儿。

然而,也会有烦恼因鸟儿发生。比如今年初春时节,放在二楼平台上的棵好好的文竹,被鸟儿啄得不像样子。起初看到掉落的叶子,我还以为是风吹的,赶紧把它搬到楼下,结果叶子还是掉,又赶紧放回屋里,但晒不到春天的太阳,叶儿陆续发黄。我就把它搬到天井里去,谁知不到半天工夫,叶子就被鸟儿啄光了,大概春天里嫩嫩的文竹叶很美味吧。这样的事常常会发生。

其实鸟类是十分有灵性的,特别是白头翁,它喜欢把巢筑在树上,也会筑在阳台或盆栽花草中,我家天竺上的鸟巢多半是白头翁的窝,我常常发现一只飞进天井里,另一只会在阳台上站岗放哨。每年三月到五月是白头翁的繁殖期,那个鸟窝估计就是它们的爱巢。我修剪枝条时不小心惊动了它们,于是它们全部搬迁,连一根“建筑材料”都没剩,多么聪明机灵的小家伙啊,但它们还是会天天飞来我家天井觅食,基本不惧人,为我的生活增添了一份乐趣和美好。

·履痕·

岿嶂山真武殿探迹

□新朴园

梅梁湖东,丘陵腹地,有锡南第一高峰岿嶂山,清灵毓秀,惠风和畅。岿嶂山脚,旧有龙湫(俗称龙潭),后建龙寺。盛世之年,路拓且宽,与庙会者络绎不绝,然山顶真武殿鲜为人知。

南宋淳熙初年(公元1174年),有孙氏舍基建寺,以祀龙神。南宋开禧二年(公元1206年)获赐“孚泽”,又于明天顺二年(公元1458年)由寺僧奏请“成性”寺额,《开化乡志》《锡山景物略》皆有记载。百姓祷龙神,祈雨常有验,故民间亦呼龙寺。薛泽休曾作《孚泽庙歌》,传其名,彰其事,歌曰:“神龙庙前百尺井,渊然无波色深颀。”

《锡山景物略》卷六:“群峰环列,一峰首出。建真武殿于绝顶。”由

此观之,岿嶂山底有龙寺,山顶即是真武殿。《开化乡志》载:“明崇祯间。僧陈望坡建,前殿后楼。清康熙十四年,僧灵波重廓前殿,二十一年,后楼毁,僧玄通改楼作后殿,更诸旁屋。”

《锡山景物略》有记,万历戊午年(公元1618年)异事:“香客至,火炮,复下山取火。有儒生周景谦跪且祝曰:‘神能显异,此一炷香,不火自焚。’随炷入炉中,移时焰腾腾起。众客复至,异之,遂倾动一邑,遂流传四方,于是香火大盛。”

彼时真武殿或尚简陋,及至崇祯年间,已成前殿后楼之规模,且民间庙集渐成,崇祯七年(公元1634年)进士王永积曾作诗:“死灰炉复起生香,赢得香烟遍水乡。”

先时,上山进香之士女恒无定期,乡里信众“则于元旦群拜祷焉”。三月“上巳节”本是传统“禊祓”节,期间,江南百姓万人空巷,游于百湖水间。又“三月三日为真武诞辰,居民燃香明烛,环坐殿前一夕,岁以为常。其远所来拜礼者,自三月朔至四月望,称‘香市’焉”(《开化乡志》)。此种风气习俗相融,“香市”愈加热闹。自三月初一始,至四月十五终,四里八乡之香船,经五里湖迤邐而来,历清溪、长广溪,沿溪湖络绎,四十余里而不绝。舫舟傍岸,乘舆进山。《锡山景物略》:“邑好事者,于是戴星往,载月归;素饌往,酒醴归;虔诚往,嬉笑归;梵呗往,笙歌箫鼓归。”《开化乡志》:“十里松阴,交驰争走。远望山巅,如蚁阵盘旋,应不

下武当也。”足证真武香市之盛况。礼毕,香客转至殿后,俯眺渺渺太湖,望轻舫画船往来不绝,窦锺有诗曰:“真武殿后地幽旷,坐石恰对太湖烟。”(《登军帐山顶望太湖》)

一寺一殿,同在一园。灵官殿左,沿岿嶂古道拾级而上,嶙峋黄石,金黄落叶铺满,依稀能辨旧时“十里松阴”之模样。一重山门处仅残存墙基,二重山门尚可见断壁颓垣,山腰见山涧断流,深潭杂芜。至山巅,一带黄墙,书有“北极玄坛”,乃真武大帝之号。脚下青砖,石像仍存,往日盛况,依稀在目。伫立山巅,纵目极广,观山水独舞,乘江潮灵气,悟佛法自然,愿盛世永存,断战争之苦,无饥馁之患,盼道院重光,功施于家国,泽被后世。

乐享春光

潘正光摄